

第百廿一期

禮拜六



上海中華圖書館印行

THE SATURDAY. No. 121.

自第一期至第一百期

禮拜六百期發售預約券

禮拜六週刊百期彙訂共有長短篇各體小說九百餘種太半皆時賢名貴之作中外風景名勝畫片及古今名人肖像等銅版精圖又不下三百餘幅菁英所聚久已膾炙人口現自一百零一期復活以來詢購者紛紛本館愧無以應茲特精裝彙訂十厚冊外再加景箱一只(奉贈之景箱外埠郵費昂貴且路途較遠再不能郵寄敝館為優待主顧起見不欲景箱者可調換本館書籍定價洋八角)每部定價洋二元發售預定券千部每部祇收半價實洋拾元購券時先付洋六元取書時再付四元凡定購一部者加贈近今出版之禮拜六半年(計廿五期)自一百零一至一百二十五或欲一百二十六至一百五十均聽尊便如不欲得禮拜六者可改贈本館出版書籍計值碼洋三元(除禮拜六小說週刊之外悉聽揀選)倘蒙介紹貴友同時合購五部另外奉贈書券三元或近時所出之禮拜六半年(計廿五期)同時合購拾部者另外奉贈本書一部以答雅意惟贈書上不再加贈或改贈此啓

中華圖書館白

注 意 無敵牌商標

本社所製無敵牌牙粉及其他化粧品係用胡蝶及玫瑰紫羅蘭花爲精飾，標早于民國七年赴部呈請註冊奉批准予備案本年因武昌和濟公司所製進化牌出品正面所印花樣影射本牌商標業經呈請農商部查禁在案奉第一九號部批所請查禁武昌和濟公司影射商標一節業經令行湖北實業廳查辦等因近日又有常熟美大化學工業社發行花球牌牙粉正反面所繪花樣亦復影射本社商標竊思工商事業吾國正在共圖進行胥賴各人自出新裁以博信譽而乃不自愛重祇以影射朦混欺罔取利爲計實我國人所共恥之除已函請常熟縣公署查禁外特再登報聲明本社商標係用胡蝶及玫瑰紫羅蘭組合繪成世界上物品正多取用無盡斷不致無心暗合竟與全部相同者如果有之決係有意影射欺罔取利之徒所爲本社定當訴諸法律要求損害賠償毋謂言之不預也 再者外埠尤有收集本牌空袋裝以僞品混售之人購主易受其欺如果購主覺其品質有異儘請寄至上海本社掉換所有郵費損失定有相當之奉償惟乞指示係由某家購得以便根查至切公誼

上海小家庭工業社啓
西門外

禮拜六第一百廿一期目次

友……………周瘦鵬

記友人之姊……………王愁影

哀音……………泛生

拈花微笑錄……………鈍根

紅蛋……………嚴美孫

武林野話……………江紅蕉

慈善家……………吳綺緣

海外豔史……………楊佩玉

再醮婦……………劍南

記罈子王……………默蘭女士

苦力家庭……………晏直青

斧風室諧話……………舒舍予

未亡人……………張碧梧

新笑林……………芙孫

開弔做甚麼……………朱智先

噱談偶憶……………鄧樹滋楊慕蘇

長春妓……………程小青

●友

周瘦鷗

夜已深了他走到自己門前，捺那門上的電鈴，鈴聲響後，就接上一陣子狗吠的聲音。這狗吠聲中，似乎含着兩種意思：一種是怕怕有生人闖上門來，一種是喜喜的是主人回來了。門內，另又來了一派木屐聲和鑰匙開門之聲。

他入到屋中，在暗裏把裏身的外套卸去了，覺得近邊有一個婦人一聲兒不響的站着，那狗腳爪已像撫摩似的來抓他的膝蓋，又伸着一個熱熱的舌子來舐他，那隻冷冰的手，那婦人放着睡意惺忪的口氣，問道：「怎麼樣？」密措洛維答道：「沒有甚麼，我不過很乏罷了。」說時，走到他自己睡房中，去那狗跟着他，爪尖兒着在塗蠟的地板上，察察的怪響，一到房中，就撲的跳上牀去，他點上了燈，燈光充滿一室，他的眼光便和那狗一雙黑眼中凝定的眼光碰了個正着，那狗眼似乎說道：「此刻你來好寵愛我了，他又要使主人明白他的要求，便把前爪伸出，把頭側着，躺上去，後部很滑稽的擺動着，那尾兒也繞圈似的搖蕩，好像一個筒琴的搖柄，一般密措洛維撫着他身上蓬鬆的黑毛，低低說道：「我唯一的朋友，那狗翻了個身，露出口中白牙，柔聲低吠，顯出又快樂又激動的神情，但是密措洛維微微太息，暗想：世界中除了這狗，也沒一個人愛他的了。」

友

他。有。時。回。家。得。早。還。不。十。分。疲。乏。就。坐。下。來。取。筆。做。書。那。狗。便。也。圍。做。了。一。個。球。兒。在。他。近。邊。的。椅。子。上。躺。着。不。時。睜。開。了。一。隻。黑。眼。含。着。倦。意。搖。他的。長。尾。他。想。着。筆。墨。生。涯。的。困。苦。精。神。上。很。激。動。描。寫。到。書。中。英。雄。冒。險。受。苦。他。也。很。覺。苦。痛。爲。了。思。想。太。多。心。坎。上。往。往。發。生。幻。像。他。便。在。房。間。中。往。來。踱。着。大。吸。紙。烟。那。狗。眼。很。熱。切。的。跟。着。他。往。來。那。尾。兒。也。搖。得。益。發。急。了。

他。不。時。問。那。狗。道。佛。士。宇。你。和。我。兩。個。可。能。享。大。名。麼。那。狗。搖。尾。回。答。似。乎。說。定。能。出。名。他。又。說。道。那。時。我。們。兩。個。便。有。牛。肝。吃。了。可。不。是。麼。那。狗。又。似。乎。回。了。個。是。字。很。舒。服。的。伸。了。伸。四。肢。他。原。是。很。愛。牛。肝。的。密。楷。洛。維。常。有。客。來。探。望。他。那。個。和。他。同。住。的。老。姑。母。便。忙。着。向。鄰。家。借。磁。茶。具。去。做。了。茶。給。他。們。喝。乾。了。一。缸。又。是。一。缸。那。老。姑。母。又。得。出。去。買。酒。和。香。腸。長。歎。着。從。衣。袋。底。裏。掏。出。一。張。油。污。的。羅。布。票。來。房。中。的。空。氣。都。騰。着。煙。霧。和。很。高。的。聲。響。他。們。以。是。爭。論。或。是。談。笑。或。是。說。那。些。尖。刻。和。頑。笑。的。話。有。時。各。自。抱。怨。自。己。的。命。運。有。時。又。互。相。嫉。妬。他。們。常。勸。密。楷。洛。維。拋。棄。文。學。做。些。有。利。益。的。事。情。有。的。說。他。應。該。快。去。請。醫。生。診。一。下。子。有。的。和。他。碰。酒。杯。喝。進。一。壁。却。又。說。是。酒。傷。了。他。的。身。體。他。原。很。像。有。病。神。經。上。不。住。的。震。動。他。因。此。常。覺。不。快。說。人。世。間。的。生。活。是。毫。沒。意。味。的。他。們。對。他。的。稱。呼。都。是。一。個。你。字。很。爲。親。熱。他。們。又。得。邀。他。同。道。出。城。去。頑。借。此。延。長。他。的。

快樂他在車中果然快樂聲音比旁人多動不動就笑那時總有兩對眼睛跟着他一對是他老姑母的灰色眼隱隱含着怒意一對是那狗的黑眼眼光非常懇切他在醉中不知道做下了甚麼事早上家去周身都沾了泥污又失掉了帽兒往後他們和他說他曾侮辱了朋友在家又罵姑母姑母便哭着說這種生活他再也捱不下去了那狗倘若不來受他撫摩時他便虐待那頭狗顛顛巍巍地甚是可怕露着牙齒把皮鞭子打將上去

第二天人家都做完了。一天工。事他方始從醉夢中醒回來。又病。又愁。悶他的心很不自然的跳動。像要暈過去。兩手顫動。心中又很怕自己壽命不長。他姑母在隔壁的廚房中走動。那脚步声在這空冷的屋中隱隱起了回聲。他老人家不願和密措洛維說話。然而嚴肅中含着慈愛。默默的把水給他解渴。他也一聲兒不響。眼望着天花板上一個污斑。是他平日間認熟了的一壁。心中想自己怎樣的虛度一世。永沒有成名享福的一天。他自己覺得又疲弱。又寂寞。老大不得勁兒。這偌大的世界中。雖像充塞着人類。然而沒一個人來接近他。和他分嘗艱苦的他。常把那抖顫的手扶着額。掩住他的眼皮。但那淚珠兒仍從眼縫中溜出來。滴下兩頰。這頰上還留着把銀錢買來的接吻餘香。他垂下手來時。却攔在一個毛茸茸的額上一雙淚眼。便又和那狗的黑眼碰了個正着。隱約

友

聽得狗嘴裏有微喙聲音，他很覺感動，低聲說道：「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

他身體復原時，朋友們都來瞧他，說酒的害處，勸他戒酒。但是有幾個朋友會受過他醉中侮辱的。有時在街中遇見了他，也不招呼了。他們雖明知先前事出無心，但也不願以後再受他醉中的侮辱。因此他更覺悲憤，便獨自一人過那烟霧密布的長夜和烈日薰蒸的長晝。自己向自己作戰，又向那寂寞和愁悶作戰。他姑母腳聲，囊囊走過房外，常聽得裏邊床上發出低咽的聲音來。道：「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

末後他居然成名了。大名來時也出於意外，使人揣測不到。他那空冷的屋中，到此便充滿了光明和活氣。他那姑母單獨的腳步聲，已被朋友們的腳聲掩蓋住了。那寂寞的黑影消滅了。喃喃低語的聲音也停止了。他既不寂寞，也就不再借酒作伴，不喝了。酒也就不再罵他的姑母侮辱他的朋友了。那狗也很快樂。主人夜深回來，總很高興，很和氣，笑聲不斷。狗吠的聲音，汪汪和着他。學着人笑，把上唇掀起，露出雪白的牙齒。他那鼻子上邊，現着很細的皺紋，就像笑的一般。他很活潑，愛頑笑，常常抓住了東西，像要跑開去。他主人倘伸手去捉他，時總等主人靠近他一步，以內方始避開。黑眼閃爍，滿做着狡猾的神情。

四

晚上密楷洛雜有時做書房中靜靜的。但有街頭車聲震得窗板響個不住。那狗在旁邊打盹。只聽得他略略一動。便醒回來。他纔問道：「孩子，你要吃些牛肝麼？」那狗似乎搖尾答道：「要的他道好。你等着等我買回來。你此刻要甚麼要我逗着你頑麼？」但我正忙着沒有閒工夫。孩子，你自去睡罷。密楷洛雜天天把牛肝問狗。却天天忘記買回來。因為他腦中正裝滿着做一本新書的計畫。又想念他一個所愛的美婦人。有一回他纔記起牛肝來了。那時是在黃昏時候。他和那美婦人聯臂走過一家肉店。兩人的肩頭密密擠緊在一起。他把頑笑的口氣講起那狗。讚他的聰明。又說先前在悶悶不樂的當兒。常把這狗看做唯一的好友。接着他又笑說：「怎樣把牛肝許他的好友預備買些回去說時緊握那婦人的纖手表。示親愛那婦人。笑着說道：『你這聰明人簡直能使石塊也開口講話了。但我不愛狗。因為我們很容易帶傳染病來的。』密楷洛雜連說不錯。然而不敢多說。因為他慣常和那狗接吻的。」

一天日中那狗頑得過分了。晚上密楷洛雜回來不能照常歡迎。老姑母說：「佛士宇病了。」密楷洛雜很着驚。即忙趕到廚房中去見佛士宇。躺在一張草床上。鼻子又燥又熱。眼色也很不快。他微搖長尾。含悲瞧着主人密楷洛雜道：「孩子，怎麼樣你病了麼？怪可憐的孩子。那狗又把尾兒搖了一下。黑

友

眼也濕了密楷洛維道如此你靜靜地輪着不要動心中又想道他須得送往獸醫院中去但是明天我沒有閒暇料他過一天也就復元了第二天鎖日在外夜深時分纔神志不屬似的趕回來到了房間中好久纔想起點燈接着卸去靴子却還在手中捧了半晌倒像這靴子就是那美婦人的模樣原來這一天密楷洛維已聽得那櫻口中柔聲說道我愛你他上床去時他仍瞧見那張盈盈欲語的嬌臉不知怎的忽又瞧見佛士宇口套的幻象於是心中斗的作痛忙自問道噢佛士宇在那裏他一壁很覺慚愧竟忘了他的病友打算第二天定要去請獸醫了他恐怕想起了佛士宇要減少他的樂趣因就攔起了不想第二天早上佛士宇的病勢更重了他害的眩暈病只還勉強從草床上起來到院子裏像醉人般支撐着走他身體更瘦了軟軟的垂倒了頭他的黑眼已變做了灰褐色含着淒苦向人

密楷洛維先還喚姑母助着親自播開了佛士宇的嘴灌下藥去但那狗痛苦已極使他不忍再看就索性託了他姑母自己不管了每聽得佛士宇低弱的呻吟聲隔牆送來他便把指兒塞住耳管心中暗自詫異爲甚麼爲了這一頭狗如此難堪晚上他出去了臨去時更往廚房中瞧了瞧佛士宇見他姑母屈膝在地正撫着那發熱抖顫的狗頭佛士宇四肢挺直僵僵的輪着不動只還低聲

六

的呻吟這時他兩眼已完全變做了灰色定注在主人身上那呻吟的聲音越發淒慘了密楷洛維道孩子你的病竟這樣重了麼且等着等你病愈時我買牛肝你吃他姑母笑着打頑道我却偏要他吃湯佛士字閉上了眼密楷洛維又勉強說了句笑話就匆匆出門他入到街中即忙喚了輛馬車跳上去因為他這天約着意中人會面生怕去遲了

秋○晚○的○空○氣○甚○是○鮮○潔○暗○黑○的○天○空○中○綴○着○無○數○的○明○星○那○星○似○乎○跌○將○下○來○忽○地○爆○裂○放○出○蔚○藍○的○明○光○照○見○那○美○婦○人○的○嬌○面○那○雙○點○漆○似○的○媚○眼○映○着○星○光○好○似○螢○火○一○星○在○深○暗○的○井○中○晃○動○一○般○那○時○就○有○貪○情○的○嘴○唇○悄○沒○聲○兒○去○吻○那○媚○眼○吻○那○夜○氣○般○鮮○潔○的○櫻○唇○更○吻○那○溫○冷○柔○潤○的○粉○頰○軟○語○聲○中○道○着○愛○微○顫○動○又○快○樂○又○含○生○氣○

密楷洛維驅車回家時頓又想起那病狗來他似乎已覺得了凶兆心頭作痛等他姑母出來開門時劈頭就問道佛士字怎樣了他姑母道死了你出門後過了一點鐘光景就死了這時那死狗早已移到外面小屋中去草床已撤去了但是密楷洛維也不願再去瞧那尸體怕使他瞧了傷心他在床上躺下空房中聲音都靜了他便抽抽咽咽的儘哭他的嘴唇不住掀動眼淚從閉着的眼皮中擠出來掉在胸前他心中又很慚愧可是他那朋友獨臥地上咽氣的當兒他正假着意中人在

友

那裏接吻。思前想後。總覺對不起佛士宇。但是一面還忍住哭聲。怕被他姑母笑話。說是哭一頭狗呢。

過了些時。密楷洛雜的文名。忽然降落了。來得快。去得也快。先前稱讚他佩服他的話。都變做了冷嘲熱罵。大家漸漸忘了他。直好似把他送到了棺中去的一般。他那意中人。到此也拋下他了。那退去的烟霧。密布之夜。和烈日薰蒸的長晝。重又回到了他的小天地中。他姑母的脚步。又在空房中。做出回聲。來了他。躺在床上。眼望着天花板上。那個認熟了的污斑。低聲喚道。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他那顫動的手。軟軟地掉下來。攔了個空。

這一篇英名叫做「友」(The Friend)，是俄國大小說家安特列夫 L. N. Andreyev 的傑作。描寫得意失意。都把一頭狗做襯托。很是動人感慨。安特列夫一八七一年生在俄國烏勒爾城。會做過律師。境况很苦。但他投身文學界後。纔漸漸有名。所作小說有「紅笑」「洋」「彼爾乎」。覺得真理者。都是極深刻的作品。他去世還不久。他的大名可永永不朽了。

▲記友人之姊

王。愁。影。

鄭佩貞。粵人。余之同校友也。旅滬未久。居常快快。一日課罷。余與之攜手花間。作閒談。始悉伊有

一姊歲首死。故鬱結於懷。因詢其何以至死。伊太息者再。始言曰。近來解放之聲浪日高。而男女之死於情者日夥。因因果果。是誤是癡。而以粵地爲尤甚。粵報所載。月必一二起。恨海難填。芳魂已矣。是誰之過耶。爲男女者。未免過痴。而家庭之萬惡。固難辭責。是卽吾姊之所以死也。初吾姊佩淑。同校友張愛麗者。有弟名磊。磊年與吾姊相若。吾姊與愛麗交久而日稔。磊情亦日摯。吾亦曾往磊所。見磊固俊雅。翩翩之士。宜吾姊愛彼也。去歲中。吾父忽告吾姊曰。兒今長矣。婿家亦促。婚兒可預爲之備。姊大驚問故。始知父於姊少時已訂婚唐姓。名振常。姊大悲啼泣。而計莫展。是歲遂爲新嫁娘矣。磊知之。初而恨。繼而憤。今歲歲首。彼竟以吾姊貽彼之書贈品及小照等。一由郵寄。還適爲姊夫振常所得。大怒質諸吾姊。吾姊既羞且恨。夜竟自經。磊聞之大悔。悲泣竟日夜。亦躍水而殉。嗟乎。愁影姊乎。吾姊愛余。安得不鬱於心耶。余聞伊語。黯然久之。因詢曰。然則君已訂婚否。伊聞言起立。悽然曰。是卽吾終日所自危者也。噫。

鈍根按此篇出之愁影女士親筆。當係實事。絕非虛構。奈何當世爲父母者。猶多率意孤行。必置兒女於死地而後已。其悞可恨。其恐亦可憐矣。

哀音

泛生

一日爲中華民國十年二月十號禮拜六那一天黃昏時候我路經中華圖書館那門口婷婷倚着一位女郎柔黃之中捧着一大球紫羅蘭一雙秋波脈脈的向我瞧着梨渦微暈含情欲語我那時候好像受了電感是驚是喜我可說不出了。

他是誰他是誰我不停的自己問着啊難道小別重逢幾年前一百次朝夕相伴的膩友「禮拜六」都記不起麼這次可是一百〇一次會面了原來他自受歐戰影響就深隱紫羅蘭香閣鎮日價受着那芳菲菁華浸潤忽忽不覺數年所以更覺娉婷婀娜了。

那時我被一種情感所驅迫步兒不知不覺向着他前進那一雙不知禮則的手幾乎要動起來這個時候猛然我想他身旁立了一個不通情的 Watch-man 圓睜睜的眼睛當我是賊般看待不好不好我半文莫名就想一親香澤麼我便一手由衣袋裏拿出一角大洋行個賂贈一手便攜着他乘電車回家去了。

自一百〇一次以後我們就恢復從前的愛情且一次一次的增加不過我是個懂得世情的人不敢當他是個專利品而且與我同情的人諒必很多萬一我們只是秘密行動人家豈不要妬起我來麼所以我就給他和我一位姓胡的朋友介紹那位胡君原是與他相識的加了我一次介紹愈

覺親切我們就成了三個知己。每個禮拜六總是一塊兒坐着談心。可是樂中生悲。猛然飛來一個惡耗。到了一百〇九次就有位蘇海若君做了一篇「回憶」報告說從前他一位保護人（伊好像一個妙齡弱女全靠編輯和投稿諸君來培養他所以說保護人）羅韋士先生竟死於那慘無人道殺人不怕血腥的無賴政客手裏。我就一面嘆惜他失掉一個嘔吐心血的保護人。羅先生一面痛恨那班強盜白白害死一位豪士（蘇君說他大有馬上殺賊之概。故稱他豪士）不覺啼噓了好久。回轉頭來看見胡君一聲不響。兩隻眼睛只是向地板呆呆瞧着。額上還疊起幾條繃紋。表現愁思的樣子。難道胡君也懷着說不出的隱痛麼？停了一會胡君嘆了一口氣。就對我說：「泛生我讀了這篇「回憶」我委實難過。」

我初時以為惻隱之心人有同情。胡君不過替羅韋士惋惜罷了。殊不知經我一番盤問他才告訴我一段慘史。原來繼羅韋士之後還有一位休寧華魂先生。唉武人的罪惡彌天。誅不勝誅。又何況這是奇冤莫白的慘獄。我怎忍默默不言。不過我是拙於文辭的。不敢冒昧從事。後來被胡君催促。不過說是要給他朋友做個紀念。我由不得把一枝秃筆蘸着酸淚。給華魂做個訃告。我恐怕讀者諸君見了不免也要洒幾滴同情淚咧。

與禮拜六有緣的諸君還記得從前有一位投稿家休寧華魂嗎。可是現在呢。三尺黃土一縷冤魂。華魂的肉軀已是長眠地下。華魂的冤魂還圍繞未散。睹物懷人無恨悽愴。諸君倘要知個底蘊。且聽胡君告我的話罷。（下面是記胡君所說。）

華魂姓程名鵬。字景岳。安徽休寧人。天資絕穎。少有大志。須知祇此八字。就是日後慘死的引火綫。古今來豪士的結果都是如此。原不止華魂一人。不過這就可見得造物者殘忍極了。當前清末葉。政綱不修。四隣的野心家乘機躍動。一班紅頂白鬚的老廢物還是半死的做大夢。一個茫茫神州。弄得暗無天日。這時華魂不過是個新安中學學生。眼見得中國這樣的精便常常存着報國熱忱。可是有心無力。只常常仰天長嘯。可恨天沒有耳。讓他愁腸寸斷。總給他一百個不理。此時華魂的惆悵更像個寒暑表。遇了熱氣般的度度增高。滿腔悲憤沒處發洩。有時便托之文字。素紙一幅。血淚數行。直像是蜀道。鷓鴣啼巫峽。猿泣讀了。怎不令人悲切。我知道華魂在執筆那個當兒。其傷心更比閱者萬倍。咧。我記得他寄我一首詩。可是他傷時見志的表示。詩道：「我亦昂藏七尺身。緣何事。事不如人奮飛空。舉冲霄翼。薄命生逢無道秦。儘說家災由子孽。可憐連蹇向誰伸。中宵起枕蒼天黑。要執窮通問鬼神。」一片如泣如訴之聲。現在還盤繞我的腦海。每一念及。還彷彿聽見他向我。